

伏流

湯湯著



24-243

自序

第一輯

冰心說：「我相信人生有許多美好的詩，因不健康了，可惜世人沒有眼福。」但在另
的眼的精度，不知選擇，誤將「中」的好五年來我也
又自焚了。

對「不同時地」所寫的生命史，從個片段底「存在」起，
感覺若是有點了，但我是無正治權者，為了生活的壓迫，
事不關己，信且後遺，每寫生活片段底工作，將以此為上，
將離開如我的另外的東西。

伏流

伏
流

伏
—
流

二

自序

冰心說：『我相信天下有許多極好的詩只因不能發表，或不肯發表，就都隱沒在黑暗之中了。可惜世人沒有眼福。』但在另一面講，倘因「眼福」而引起盲目的評議——加上幾層顏色的眼的猜度，不如隱埋黑暗之中的好！五年來我也時常作點抒情或描畫的文字，但終自寫自看又自焚了。

剩下不同時地所寫的生命史的幾個片段底伏流也有過「敝帚自珍」底時代，而近來卻感覺着是可厭了。但我是無產階級者，爲了生活的壓迫，不得不以此與讀者相見。這是我痛心的事！不過我相信此後這種專寫生活片段底工作將以此爲止。我將開始我的另外的使命。

這便是我的序言。

伏
流

湯
湯
十六年元旦

四

伏流

如夢的陳迹，幾乎無日不縈集心頭；如烟如霧的感觸，也幾乎沒有一日不纏到胸次。憑我的筆寫下吧，弱小的靈魂能經得起幾回回憶的沉痛？不寫吧，生命的圖畫更還有誰來替我描畫？

生命啊，原是何等的神祕，又是何等的單簡。重大的事發生將來也不是與細瑣的一同罷休。甜蜜的人生可也不是與淒苦的一齊走到盡頭。靜默的時候，每一個人翻閱他的生命史，何嘗不要笑這是一個滑稽的經過。然則我又何貴這生命的遺留？

但是天真的童年在當時不過是渾渾地過去，等到覺着可貴，只餘下引起感戀的資料了；而

如塵的往事又奔湊在腦海，欲捨又何忍捨？

秋深的蟲聲，短促淒楚得格外推動往昔的回憶。牠也何嘗不憶着昔時玉階聆夢綺窗伴繡的甜蜜，牠又何嘗不知生命的終了快在目前，却還發出一絲二絲的哀音。是疲倦於生活的迴光，還是生命的表現使牠不得不然？——這或者就是宇宙神祕的所寄吧。

孤燈禿筆的生涯又何嘗不與這蟲兒一樣。

一一

今日纔到城外去。頗感着輕微而不容捉住的寂寞——是似乎驟然缺少某一物件的寂寞。懶懶地拿起書來，翻過幾頁，只偶然一段一段映到眼簾。這時電話中，星招我去讀畫，并告訴我，星也來了。良友的快速，使我匆匆就道。

『你的畫已完成可……？』我一邊進到星的畫室，一邊來不及地問：

『沒有！星來，我們下過棋；他又想找你。我們恐你捨不得婉戀的生涯，所以託辭讀畫，把你騙

來。」說着闕然。

我只微笑坐下，看着縱橫分明的黑白子，說：『有人說，佛空四大，而仙人尙不忘這個勝負。我想這縱橫捭闔的蓄着殺機的玩意也不免太人間了。——我們還是清談。』

『你莫遁辭，現在你在我們範圍內，我要你人間化，你敢和我來一局嗎？』帶着餘勇的荃說：室中寂然，只留着丁丁的下子聲。對局的我倆與旁觀的星底精神都已全沉浸在這個局中。推枰慚然。腦筋覺着微麻的疼痛。星取出一幅畫來，說：『現在我纔給你看一件東西！』展開在我們面前是：

曠遠的水，沒有近山。對岸是峻奇的巒巖，一重一重的遠山漸淡漸淡地綿延到無窮的盡頭。山無別樹，只有虬龍般的老松。山間有月，似在驚賞這無可言讚的自然如何會創造得這樣深渺這樣幽恬而又這樣壯麗。此間自不會着有猿鶴，更何論人舟。

看完，起了微薄的感喟，彼此抬頭，默默無語。——與先前的情致似又兩樣。

臨行星把畫幅送我，說：『聊以償我欺騙的友誼，也是你這一日重大犧牲的代價。你歸去，請你多多咀嚼你的超人間世的情味吧。』依舊帶有嘲笑的口吻。

到家已是傍晚，攜畫直進書室，聞着一陣幽靜的荷香。一瞧圓桌上磁青色的瓶中已換上了幾朵未全放的荷花，並襯着幾片微捲的荷葉。這含苞的樣子似在微笑。琉璃盤中託着碧玉似的蓮房，粒粒黑頭的蓮實藏在蓮蒂，又似在微笑。猛記起，『已回來了嗎？』走到己字廊邊，端正坐在搖椅上納涼，靚倩的姿態令人悠然。

四圍是微涼的夏晚的空氣。

懸在牆上的畫，靜靜地掛着，也不受太人問了。——雲間星是靜的。

二

料峭的春天容易使人倦困。極早地起來，看了一會將放的天桃，走到廊邊，就無聊地躺在籐

楊上，用手帕蓋着臉。將要睡去，漸漸地來了輕微的笑語聲，懵懂地可以聽見。

『老早起來，却在這裏睡熟了！』

『誰給他蓋上手帕子？』一個人插進了這一句。

『在這裏豈不是要受了風？回來又是頭痛……這便怎麼呢？……還是喊他醒罷。』

好幾聲緩慢的喊聲，從睡鄉的路上，將我喊轉。

揭開手帕，擦擦倦眼，注視喊我的瓊，從眼角到髮際，忽然覺得溼了。

輕微的笑語聲又漸漸過去，却痴絕了廊邊的人。

四

孤獨的家庭生活，使我靈魂乾燥到極點。

後園的殘荷衰草常常是我盤桓憑弔的場所。園中的草木池石都是父親苦心經營底，我對著這些，有無限的深味。沙漠似的心，這或者是調劑我心的藥餌。

園後是王氏的園。每天下午許多小孩童子總到這里來踢球。有時球兒飛過牆來，一夥兒都到我園裏來，一得了球，又跳躍着去了。呀，覆額的稚髮，活潑的手足，靈動的眼睛……這都是青春的陳迹，我只能目送他們自由地來去！

一天，我又照常坐在草地上看書，他們也照常歡玩。忽然園門一響，嘈雜的聲音忽變為柔和的歡呼。『爸爸！我昨天在埠頭接你呢！』『爸爸！我也在接你！』『……』『……』許多同意義的混合聲中，只聽得父親慈祥的啊啊聲。或者也與隔牆的畸零人同樣而又不同地陶醉吧！

五

竟日春遊，胸中悠然豁然。燈火熒熒中，父親在書室中推敲詩句。恬靜的面孔融洽着清微淡遠的詩思。悄悄侍立，縷縷詩意襲入心腑。『爸爸！我愛雲！』突然的開口，自然使他莊重而慈祥的神氣中有點驚訝。掀髯微笑，似在靜聽我的下文。『滴水的穿巖，是長時間的經過，方纔明顯。我愛雲的起初，我自己也不能說。現在可愛的雲纏綿在我心——佔領了全部的心地！爸爸，世人日日

縈擾在塵中，也不過是爲了愛，纔爲所困。雲的清高，雲的綿邈，也使我如世人一樣的縈擾着！我願綿樣的雲絲絲縷縷地盡行漾蕩在我赤血的心間。我也願絲樣的雲絲絲縷縷地周護着我的赤血的心。爸爸，你要問我何爲愛雲，我是難言！我只愛雲！這種陳義過高而又有點神祕性的念頭，恐怕世人不易諒解，我也不求諒解。爸爸，我曉得你是願意你兒子是愛雲的人！爸爸，我敢誓言：我要以赤血的心長護我的志願！『父親臉上掃去微笑，仍在微笑。這微笑中我已默喻了父親的意思。每年寒食，思親的情緒更要加上一層，而紙錢飛舞，簫鼓頻吹的時候，似乎父親溫和地說：『你的願望已如何？』我只有茫然愴然！

唉，我對父親的誓言何日纔能實踐呢？

六

秋蘭白玉簪夜來香的香氣充滿了一庭。這三種香氣是幽甜得分不出誰是誰的香來。我同霞默對了一會。這默對的時候，覺如飲着神祕的甜酒，有說不出的情致。偶然抬起頭來，伊巧巧地

注視着，彼此微微地一笑。

『你笑什麼？』我無意地發了這個問。

『笑什麼？誰笑？』我笑着，一個笑對着夜來香底呆烏。『伊說：

『正因為我嗅着夜來香的香失了知覺！』

『你着了魔呢。你這樣地聞牠的香，在你嗅覺中，還是本然的香嗎？』

『我們不種着夜來香，宇宙何便有香氣？既有香，我們便愛聞！』

『沒有香的本源纔是乾淨呢！』伊看了我一眼，似乎換了論調，說：『這樣的好花，可惜葉子不好看！』

『正因葉的不好，纔顯出花的更好來！很好葉子的樹往往開不出好花！……宇宙何嘗有：

……完美的東西？……』

『什麼……』伊不等我說完，就接着說：『伊走開。』

一會兒微風吹度到悠揚的琴聲，方纔把我的冥想打斷。默默地揩乾了淚珠，踱進琴室去，履

聲使伊迴頭，又不禁微微地一笑。

七

下船就有些悽惶，當我念着我此行的使命時。而沿途風景的陶融却將我的悽惶掃除了若干。但到岸第一觸我眼簾就是一座森森的樹林。這林中就是親愛的老父的歸藏的處所，也就是我夢魂羈戀的地方。

一年一年地溫理舊夢啊，我已作了六年的畸零人！一列一列的楠樹柏樹將一座青石的墳深圍起來。這都是表明給我看：『你已沒有人收納你的靈魂六年了！已往的快樂從夢中過去，未來的快樂在夢裏追尋。』

祭畢又去看看培弟的墳——這是默會母親的意思，也是我每次感觸的集中。矮小的土堆樹着父親親自題寫的墓碑。這又是使我痛心的事。年年來三趟，我終要興起同一的感想啊，培弟，你正不寂寞呢！有厚厚的落下松針作你的搖籃。四圍森森的松濤是你催眠的歌聲。這樣靜謐

的環境較我喧闐的都會何如？你密邇父親，父親密邇你，永遠能够盪漾在慈愛之流，比較我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凝冰底滋味又爲何如？宛轉在生命之途底我更不知如何結束這宛轉的生命？誰來收拾這污穢的骸骨？親愛的弟弟，你長眠地下，靜靜地從父親的手裏！
 未來歸途，微風吹起漣漪的澄水之波。酡顏的柏樹間着似梅的柏實。包融着無限幽清的秋意。——一切都是來時，可是淒枯迷惘的心一點都不能起反應了。

隨意翻開書，正檢着一片紅葉。葉上寫的是幾年前的字：『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常不使有餘，……其何及也。……』還有呢？恐怕當時也如現在底懶得寫不下去罷。

八

夜午憑闌，不料是這樣月明的明月！屈指一算，啊，今日十四咧。猛憶瓊言：『十四的月真有不盡的意味！』

『如此水天閒話好，推窗談與月明聽。』此地無水，而這樣的月，我已等水齊觀。此際不是與

月談，直是月與我談。久之，又是一境，直是月作我觀，我作月觀。湖上的瓊，倘也看月同我，不知她設想如何，懷憶如何。你看這流到中天的瘦月，可也不與瓊一樣的秀癯清徹。此時無離心，無閒愁，只有浮漚在月光中底月化的兩樣的一心！

『昨夜罷讀，又無意遇着欣賞而到醉化的「十四的月」！我心飛馳，正有如「只今化身明月鏡，笑顰都得照卿顏」的境地。不知這同照兩地的明月下，你懷想如何？』這是我給瓊信的一

節：

回信來了：『郎似閨中月，妾似天涯月，兩心各相照，照見相思骨！』

九

『爸爸，餓呢……要餅……餅吃……餓……餓……餅吃……』一個孩子這樣地要求了父親，隨手提一塊銀餅給他，說：『這也是餅——一塊萬能的餅，這一塊餅能易無量數的餅呢！』

孩子何嘗能領會父親這樣的話，以為這就可以吃了。很命一咬，哇地一聲哭了。銀餅摔在地上，滾到牆隅。在天真未鑿的孩子手裏，會失了牠的萬能的魔力。

母親慌了，一面急忙過去慰他，一面說：『在你是一塊銀餅——如你所感說的這樣效用的餅。在他不過是與數文同價值的餅。這們交易，在孩子何曾知道呢？況他現在餓呢，去買了餅來，何曾救得已成過去的餓？雖然救飢餓是一樣。』

父親冷靜的面孔現出沉鬱的微笑，想：『在不同的環境裏，隨便什麼人的言行誰能完全了解呢？這又是宇宙之祕呢。』

一〇

游絲隨風颺到珠簾繡閣明窗精舍的地方，便作紅閨的點綴，文人的詩料。飄到寒郊古木青燐黑塞的場所，就是漁樵的話資，鬼魅的伴侶。

命運，我想也好作這近似的解釋。